



蘇俄動態述評

• 音 谷 •

甲 內政

迫 知 青 風 害 識 年 波

蘇俄
步去年二
月間迫害
作家辛雅

夫斯基和丹尼爾二人之後塵，最近又將四名知識青年用秘密審訊的方式關進勞改營。

據西德慕尼黑出版的「播種」月刊本年二月份一篇文章報導，本案發生已將近一年，蘇俄司法當局弁髦法令，在羈押將近一年之後始進行審理，而且實際上採取不公開之審訊，以致引起相當值得重視之抗議風波。

本案被告為男女四個知識青年：U·加蘭斯科夫（男，廿九歲），係業餘詩人，編輯一份名叫「不死鳥」的文藝刊物；A·金茲堡（男，三〇歲），作家，曾將一份有關辛雅夫斯基和丹尼爾二人受審的紀錄偷運到西方國家；杜布羅沃爾斯基（男，廿九歲），書籍裝釘者（他似乎已被蘇俄秘密警察「說服」，精神已不正常）；拉西科娃（女，廿二歲），戲劇系學生，曾替金茲堡和加蘭斯科夫打過文件。

檢察官的起訴書控訴這三男一女與國外一個反蘇組織發生關係，這個組織的名稱是「人民勞動聯

盟」（按即自由俄聯，設在西德慕尼黑），他們接受該組織的津貼，在蘇俄境內散發宣傳品，從事反蘇活動。結果，加蘭斯科夫判刑七年，金茲堡十五年，杜布羅沃爾斯基二年，拉西科娃一年。

本案截至目前為止，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本案係辛雅夫斯基與丹尼爾兩位作家被迫害案之進一步發展，辛丹二人一案及本案均因審訊過程與結果違反人性，而引起抗議風波。

本案本身固然是因抗議辛丹二人一案而起，迨本案進入司法範圍後，新的抗議又隨之而起。據「播種」月刊及其他來源的報導說：

一、本案發生之初，即有三十一名第一流知識份子（包括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向蘇俄司法當局投遞一封陳情書，要求採取完全公開的方式審訊，同時在證人的選擇方面要絕對公平，並且由報紙詳盡的將審訊過程予以發表。他們抗議在審判之前對被告非法長期羈押，抗議秘密審訊，抗議不在報紙上發表詳細的消息。

二、本案審訊開始後，一位六十一歲的前任少將葛里戈倫科，他提出一份由十二人簽名的請願書，抗議秘密審訊。

三、已故外長李維諾夫之孫——巴維爾·李維諾夫，公開散發一項由他本人和執行中的丹尼爾之

妻——L·B·丹尼爾簽署的對世界公眾的呼籲書，他們控訴該項審訊是有目的的，是國家的一個污點，也是每一個人良心上的一个污點。

四、挪威一名律師史耀爾漢，專程抵達莫斯科，他以國際團體「特赦」的代表身份，要求出庭（結果當然被拒），這個團體的目標，是協助極權國家的囚犯。

五、在本案審結以後，據「路透社」二月六日莫斯科電稱：蘇俄知識份子團體，現正積極進行一項有力的抗議運動，以反對四名知識青年被控反蘇宣傳，囚禁於勞改營。

六、又據合衆社二月十四日華盛頓電稱：莫斯科三名知識份子——歷史學家雅吉爾，教師尤利金和教師兼編輯加巴，他們正在傳閱一份陳情書，警告「史達林主義正在緩慢而穩定的在蘇俄復辟中。」

由上述各項抗議活動看來，俄共自第二十二次大會以來強調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加強理論教育等工作，已完全失敗，參加國外反蘇組織活動之份子，不但毫無背叛國家的意識，而且聲言是在維護民主與祖國，被告的思想行為與俄共新綱領的要求與目標，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

失 危 日 趨 重 嚴

蘇俄
部長會議
中央統計
局發表的

「一九六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總結」公報上有一大可注意之現象，即上年度的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七%，而一年來國民經濟中職工平均人數總計為八、二三〇萬人，比前一年度祇增二六〇萬人。此一現象並不尋常：首先就勞動生產率言，上年度所達

到的水準，已刷新了九年來的紀錄，以往差不多每年祇平均增五%左右；再就國民經濟中職工平均人數而言，上年度在最近九年當中祇列到第七位，比去年增加更多者尚有六個年份，而且有一年增加至四一〇萬八人者。

附：蘇俄最近九年國民經濟中職工平均人數表

年份	職工平均人數 (單位：萬人)	比上年增加 人數(單位 ：萬人)	備考
一九五九	五、八一〇	四一〇	七年計劃第一年
一九六〇	六、二〇〇	三九〇	
一九六一	六、五九〇	三九〇	七年計劃最 後一年
一九六二	六、八三〇	二四〇	
一九六三	七、〇五〇	二二〇	七年計劃最 後一年
一九六四	七、三三〇	二八〇	
一九六五	七、六九〇	三六〇	七年計劃最 後一年
一九六六	七、九七〇	二八〇	
一九六七	八、二三〇	二六〇	第一年

此種現象，如果孤立起來加以觀察，誠然要算作上一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總結中一項不尋常的成績；不過，若是通盤加以觀察，則此項成績之背後却隱藏一種危機，而此項成績的真實性亦將為此危機所否定。

據本年一月份「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篇文章指出，蘇俄目前存在着失業危機，其嚴重的程度是：蘇俄境內除汽車、化學及機器製造等工業部門之外，所有其他經濟部門現正發生有增無已的失業問題，也就是說，蘇俄全國數達一千餘萬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裏面，大約有一二%實際上未納入國家的國民經濟活動之中。

蘇俄動態述評

上述報導，可以相信之理由有三：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年出生之人口，已達就業年齡，據統計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期間，此種人口將增加五〇〇萬人，預料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間將再增九〇〇萬人。

第二、蘇俄雖然至今尚未達到俄共第二十次大會所懸之全部目標——實現生產各部門全盤機械化和自動化，但是局部的或大部份實現的結果，同樣是令某些工人無事可做，必須走上失業之途。

第三、最近二年來又新增一項製造失業的因素，即大幅實施經濟改革，因此項措施賦與企業經理較大的自主權，可以開除工作能力較差的工人。

蘇俄挽救失業危機之辦法，將不出兩途：即積極開發東部地區與東北部地區及廣泛發展非生產性（即服務性）行業，但以上任何一途均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設投資，現值蘇俄積極發展飛彈和反飛彈系統及大量擔負對外軍援之秋，有無餘力再去從事開發東部等地區與發展非生產性行業，為一值得懷疑的問題。

積開中亞細亞
極發亞細亞

據莫 斯科廣播 稱，蘇俄 中亞細亞 四個共和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的科學院，在三萬餘名科學工作人員參加下，會同擬訂一項規模宏大的開發建設該地區的遠景計劃，現在此項設計之第一步作業已完成。

關於開發建設中亞細亞遠景計劃之詳細內容，并未全部透露，可得而知者，是該地區將在此項計劃實施後從事下列幾項工作：

- ① 建設新的發電站，
- ② 建設新的工業企業，
- ③ 建設大型灌溉系統（譬如：蘇俄農業部宣佈，今年將在阿魯河（音）上建立一個巨型水力樞紐，已決定在阿魯河（音）上建立一個巨型水力樞紐，在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交界處將建立一座水壩，并且出現一個人工海。）

中亞細亞四個共和國，位於蘇俄東部地區，為蘇俄一〇六個國民經濟行政區之一，面積一二七萬九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六六五萬九千人。自戰後以來，尤其自黑魯曉夫高唱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口號後，中亞細亞四個共和國之經濟地位雖比以往逐年提高，但其開發及建設速度，仍遠較蘇俄中部、西部及西南部各地區落後。

附：中亞細亞四個共和國概況（根據一九六五年統計）

共和國別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烏茲別克共和國	四九六〇〇	九、八八、〇〇〇
吉爾吉斯共和國	一九五〇〇	二、四九、〇〇〇
塔吉克共和國	一四、一〇〇	二、三三、〇〇〇
土庫曼共和國	四八、一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總計	一、二七九、三〇〇	一、六、六九、〇〇〇

蘇俄今後採取大規模開發建設中亞細亞的積極措施，除經濟上的要求外，毫無疑問尚有其政治上與國防上之理由：中亞細亞地鄰毛共西北部邊境，值茲彼此以第一號敵人相視之情況下，邊境上對峙的態勢及彼此顛覆滲透的工作，均非常尖銳。蘇俄為確保對匪鬥爭的勝利，必須一方面對該地區四個民

族進一步施行懷柔政策，另一方面爭取毛共境內上述四個民族同族人棄匪來歸。為達到此目的，最易收效之辦法，即提高該地區之經濟地位，改善各族人民之生活狀況。如此，不僅能強化該地區四大民族之向心力，不受毛匪的煽動與誘惑，同時尚可發生經濟上的強烈對比作用，使毛共境內飢寒交迫之人民更厭惡匪偽政權的統治。

乙 對外活動

羅陶斯論澤斯夫基毛東計劃

蘇俄 陶夫斯基 專家羅斯 中共問題

最近以額爾恩斯特·亨利之筆名在「文學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其中引起國際間重大注意一篇，題為「毛澤東計劃」。

羅斯陶夫斯基在上述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揭露和分析毛匪計劃最重要之處，要為以下三點：

第一、羅斯陶夫斯基指出，「毛澤東計劃」中若干點，不禁令人回想起曾經轟動一時之「田中奏摺」。

「在毛澤東的國家中，除中國本土外，尚包括韓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及這一地區其他一些國家。」

「在東方暴風的第二階段中，其計劃將擴張到印度半島、俄屬中亞細亞和遠東、中東。」

「其第三階段將有何種進展，現時尚未完全明朗，但是『毛化』計劃是無限制的，毛澤東的『一會稱』我們將傲視五大洲，『人民日報』的公式是『中國的今天是全世界的明天』。顯然，在

『毛化』過程的這一與那一階段中，沒有一洲不在其計劃中。」

第二、羅斯陶夫斯基的文章說：「『毛澤東計劃』實現之前，必須先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為其鋪路。毛澤東曾經承認，全球原子衝突時可能毀滅『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人類。如果沒有此項衝突，毛派外交不考慮執行其基本計劃。北京方面不懈的、年復一年竭盡所能促使國際局勢緊張化，到處火上加油，一個接着一個，其道理在此。」

「和平共處與『毛澤東計劃』是互不相容的。紅衛兵的狂暴行為，將不限於中國境內，他們在北京外國使館門前的粗暴舉動，以及中國學生在外國首都的狂妄行為，都直接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羅斯陶夫斯基分析說：「假定不可能的事情實現了，——毛澤東通過原子風暴成為世界的霸主，這樣就可接近世界社會主義的建設嗎？其答案是不必考慮的。非常明顯，事件的如此發展，祇會使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無限期後延。」

羅斯陶夫斯基說：「列寧說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至於『共產主義就是毛澤東專制加放射線』的法則，對瘋狂的人才適用。」

羅斯陶夫斯基斷言：「世界熱核子戰爭，將不可避免導致可怕的損失和破壞，清除此項破壞與損失需要很多代的勞動。走毛澤東路線不是用寶貴的血為社會主義贏得時間，而是既損失時間又流掉了血。這是一條艱難而拙劣的道路。把毛澤東的對外政策稱之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歷史罪行，其道理就在這裏。」

上述羅斯陶夫斯基論「毛澤東計劃」一文，并

非如二月八日匪「人民日報」在「秋蟲的悲鳴」一文中所說，是「忽然心血來潮」，憑空臆造，據說其資料來源，就是「紅衛兵」報所指蘇俄特務用二萬美元購得的「偉大的戰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柯錫金訪問印度

蘇俄 目前最感 困擾的問題

有三：首先是如何在匪俄鬥爭中戰勝毛匪澤東，其次是如何達到和平解決越戰的目的；最後是如何將以色列的佔領軍從阿拉伯的土地上趕出去，以緩和和中的局勢。

為了解決上述三個困擾的問題，蘇俄除了千方百計為促成布達佩斯會議做好準備工作外，柯錫金剛剛在莫斯科與英首相韋爾遜舉行過雙方最感興趣的一些問題的會談後，又匆匆率團飛抵新德里，自一月廿六日起作為期六天的正式訪問。

根據柯錫金與甘地夫人發表的會談公報稱，他們所談的祇有四個問題，即：

一、越戰問題——雙方認為祇有美國停止對北越的轟炸，才能創造談判的條件；

二、柬埔寨問題——蘇印雙方都表示支持它的中立和領土完整；

三、中東問題——要求以色列軍隊撤出阿拉伯佔領區；

四、蘇印之間的合作問題——雙方對經濟、文化、科學及其他相互合作的發展情況表示滿意。

我們從這個公報所發表的內容上，委實看不出蘇印在此項會談中有相互勾結反對毛共的祕密，但是毛共的宣傳却一口咬定，柯錫金此次訪問新德里

，除了「反華」之外，就是「出賣越南人民」，其他似乎都是作伴陪襯而已。

匪「人民日報」評論員二月五日的文章「柯錫金到印度去幹什麼勾當？」寫道：「柯錫金在這次訪問中假惺惺的表白，蘇印『合作』的『目的并不在於反對某些其他國家』，這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在柯錫金到達印度的當天，印度報紙透露，蘇修當局除了最近向印度運交專門用來對付中國的一百架蘇——7型超音速戰鬥轟炸機之外，還將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來滿足印度的所謂『額外的國防需要』。」

匪報評論員的文章又說：「柯錫金這次到印度去活動，正是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戰爭、玩弄新的『和談』陰謀的時候。」「到了新德里……鼓吹什麼停止轟炸」將為實現政治解決而舉行談判創造條件」。「柯錫金在新德里幹的這種勾當，再一次暴露了蘇修集團對越南人民假支持、真出賣的叛徒嘴臉。」

自前年八月以後，毛共的反蘇宣傳，照例採取捕風捉影與張大其詞的方式，但問題在於蘇俄本身往往以可捕之風與可捉之影提供毛共。譬如此次柯錫金訪印之行，無論就公報所透露之任何一項問題言，無不與毛共之立場與利益相左，毛共宣傳認定柯錫金的訪印之行是旨在「反華」，自有其假設之根據在。

蘇共復好係 日恢友關

蘇俄
自一九六
六年八月
毛共八屆

十一中全會以後，在匪俄鬥爭中，爲了戰勝毛匪澤

蘇俄動態述評

東，一貫採取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不但要使可能變爲更可能，而且力求不可能成爲可能。

柯錫金正式訪問印度（據毛共宣傳自己說是爲了組織「反華」）是一個例子，俄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率團赴日與日共舉行會談，也是一個例子。

蘇斯洛夫於一月三十日抵達日本，一共勾留八天。這個時期，我們知道，正是世界各國共黨布達佩斯會議瀕臨緊鑼密鼓之時，他們選擇在這個時候去同日共會談，很明顯要在恢復蘇日共兩黨友好關係之外，順便敦促日共派代表團參加匈京的會議，因爲日共過去曾經表示，不參加類似的會議，如果拉攏成功，不能不算一項相當輝煌的成就。

俄共中央此項試圖，并非毫無根據，因爲日共在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日將要臨近的時候，發表一項露骨反對毛共的文章，這就爲俄共造成復交和邀請的可能性。

日共中央刊物「赤旗報」在去年十月十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革命』無非就是反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毛澤東和其追隨者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集團，他們企圖把中國共產黨變成自己的實習領地。毛澤東和在他影響下的毛澤東份子，他們的思想與實際，是接近極左托洛斯基冒險主義路線的，並且具有無政府主義的新範例。所謂『文化革命』，這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力量的爆發，這是反無產階級專政、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動，他們的後果，對於中國說來是非常可悲的，工業和運輸業的工作陷於癱瘓狀態，許多企業停止生產，煤、金屬、棉花和糧食都感到不足，軍隊內部有衝突，並且用作作爲反人民的警察力量……。」

蘇斯洛夫東京之行的結果，根據公開的文件看

下來，祇做到恢復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在事實上陷於斷絕的蘇日共兩黨關係，而邀請日共派團參加匈京會議一節，則未如願以償。

關於恢復兩黨友好關係問題，據蘇日共兩黨發表的共同聲明說：兩黨代表團對於一九六四年以來事實上陷於斷絕狀態的日本共產黨與蘇俄共產黨的關係，進行了檢討，確認恢復兩黨關係正常化而一致努力解決各種障礙問題，兩黨代表團認爲嚴守自主、平等以及互相不干涉內部問題等原則爲重要之事，兩黨對於以上述原則爲基礎，使兩黨關係正常化，獲得一致意見。

至於日共派團參加匈京會議問題，日共代表團團長宮本顯治書記長在二月七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對於蘇共積極要求參加廿六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共產黨會議預備會議，日共決定不參加。

附 啟

本刊七卷五期「蘇俄動態述評」第六五頁上段第十三行「三、一九六七年的農業」數字及其以下文字，應自成一一段，即甲、「內政」之第三段，漏列「一九六七年的農業」標題。時值春節期間，編校一時疏忽，以致發生此項錯誤，謹向讀者作者致歉！